

不安分的太学生曹操

历史读本



南门太守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千古骂名,全然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身上,一个于万民有利、使生灵免于涂炭的人身上,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。由此可见,你所读的、你所知道的所谓“历史”,可能本来就是假的,而且假得离谱,假得出奇。

在这里,你会读到一段真的历史,看到一个真实的曹操。

上期回顾

因为有夏侯渊站出来扛罪,曹操终于从监狱里出来了。而经历过这件事,曹嵩决定要挑一个强硬的人做家族接班人,以维护家族利益,那个人就是曹操……

在曹操十三岁的时候,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刘志驾崩了,距他亲自指挥诛杀梁冀一族夺回政权只有八年。

刘志驾崩第二天,以太尉陈蕃为首的内外朝官员一致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“临朝”,主持帝国的工作。在太尉陈蕃和皇后的老父窦武一手策划下,河间王刘开的曾孙、解渎亭侯刘宏登上皇位,这就是灵帝,时年十二岁。

陈蕃和窦武联手之后,势力很大,朝野上下无不对他们寄予厚望,希望他们能一鼓作气,铲除日益不得人心的宦官集团。但是,在这一轮拼死较量中,宦官们再次占得上风,陈蕃、窦武被杀,以曹节、王甫、侯览、张让为代表的新一代宦官重新把持朝政。

大约是在刘宏登基前后,曹嵩重新回到了洛阳,随后目睹了陈蕃、窦武被宦官诛杀的事件。此时距离他守孝返回谯县大约已有十年。

这时,朝廷中有大批官员因为受到陈蕃、窦武事件的株连而被罢官。宦官们不断以灵帝的名义发布新的任命诏书,当然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心腹和亲属,同时,还有胡广、桥玄这样政治上相对温和的人。曹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大司农卿的,这个任命远远超出了曹嵩的预期。

曹嵩被宦官阵营重用,原因主要有三点:一是在近年来的多次流血事变中,他都是局外人,与各派没有瓜葛;二是朝廷官吏短时间大量减员,虽然也任用了不少亲信作补充,但维护帝国的正常运行更需要一些专业型官员;三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,尽管曹腾已去世多年,现在的宦官大多与曹腾没有多少私人来往,但作为前辈,曹嵩的威名仍在。

大司农卿是九卿之一,正部长级官员,负责帝国的经济工作,涉及面很广,农业、水利、仓储、手工业、商业流通都管,同时还是帝国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,除皇室之外的财政支出都由大司农

卿来调配。从灵帝永康二年(168年)开始,曹嵩在这个职位上供职多年。

熹平元年(172年),曹操即将年满十八岁,曹嵩决定让他到洛阳来,进入太学读书。于是,曹操第一次远离故乡谯县,来到了京师洛阳。

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,同时也是各级公职人员的培养基地,太学是所有读书人心中向往的地方。太学归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管辖,太学的老师称为博士,太学的校长称为博士祭酒。“祭酒”一词,就是在社交活动中担当首席的那个人,如“军师祭酒”,就是首席军师,也就是参谋长。

太学招生实行推荐、考试加保送的办法。地方上以郡为单位可以推荐本地优秀学子入学,有固定的名额。此外,在当时组织的一种明经考试中,凡取得优异成绩的,也可以入太学学习。保送的对象是公卿官员之子,规定品秩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,都可以送一子弟到太学学习。曹操入太学,走的就是这条路。

从熹平元年(172年)到熹平三年(174年),曹操一直在太学学习。这里的教育完全按照儒家经学标准模式进行,重点讲授五经,又按五经家法的不同,分别设立不同的专修方向,类似于不同的系。这些系不教别的,教的都是经学,太学其实就是经学院。

但曹操对这些都不感兴趣,他是一个偏科生。在校期间,他的兴趣一是博览杂书,另一个就是广交朋友。

这个高干子弟,亿万富翁家的长子,从沛国谯县来的小个子青年,以他的爽朗、率直、慷慨和好交往赢得不少同学的好感,很快成为太学里的活跃分子。这些同学有依靠家庭背景入学的,但也有不少是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优秀青年,能跻身太学,个个都不简单。关于曹操的太学生活,史料实在太匮乏,但从零星的记述中,可

以推测曹操在此期间可能接触过下面这些人:

王俊(也写作王隼),字子文,汝南郡人。他与曹操关系最好,上学期间曾经结伴远游。后来,王俊避乱到荆州刺史部的武陵郡,曹操征刘表时他刚好去世,曹操曾经亲自到河边祭奠他。

周颀、周昂,来自于会稽郡的周氏家族,这个家族在扬州刺史部有一定势力,多年以后,他们在关键时刻曾支持过曹操。

刘勋,字子台,瑯口郡人,后来曾做过沛国建平县长、扬州刺史部庐江郡太守等,最后归附曹操。

许攸,字子远,南阳郡人,也是一个活跃分子,交际很广,后来与袁氏兄弟关系尤其密切,官渡大战时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。

张邈,字孟卓,东平国寿张县人,家境富裕,年龄稍大,是一个侠士,一边上学一边结交各路英豪,后来与袁绍、曹操的关系均很密切。

还有一个人,曹操总想结交他,但没有成功。这个人叫宗世林,南阳郡人,是太学里的学生明星,曹操主动找他交朋友,但他却对这个宦官养子家的后人不感冒。

在一次聚会上,曹操和宗世林都在,曹操一直想跟宗世林说话,但没有机会。后来宗世林起身离席,估计是上洗手间,曹操抓住机会跟上去,拉住宗世林的手,想与他交往。但宗世林一点情面都不留,表示拒绝。

这件事在曹操的心里产生了伤害。越是心里自卑的人,越渴望别人的尊重。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后来曹操当了司空,让人把宗世林找来,接到许县。曹操说:“这一回可以交个朋友了吧?”宗世林回答:“松柏之志犹存。”

曹腾的生前好友桥玄此时担任司空一职,是外朝的领袖之一。因为祖上的关系,曹操到桥前辈家去得比

较多,桥玄对这个年轻人格外器重。桥玄字公祖,是梁国睢阳县人,他是从县政府科长(功曹)一路干上来的实务型官员,一生廉洁自守,自己虽身居要职,但子弟宗亲却没有一个人沾光做大官。

桥玄还善于评点人物,在清议界拥有一定声望。桥玄第一次见到曹操,就觉得这个青年很不一样,他对曹操说:“天下将乱,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,能安之者,其在乎!”意思是:现在天下将要大乱,不是经邦济世的人才是不能使天下安定下来的,能够安定天下的,大概就是你。

桥玄还说:“吾见天下名士多矣,未有若君者也!君善自持,吾老矣!愿以妻子为托。”意思是:我见过的天下名士多了,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,你要好好努力。我已经老了,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。

这是极高的评价。显然,一个六七十岁的大名士兼朝臣领袖,不需要对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表示恭维,桥玄的确看出了曹操身上与众不同之处,他对时局的判断,以及对曹操未来发展的判断,在以后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,这说明桥玄作为清议界的权威之一,不是徒有虚名。

当时还有一个名士特别赏识曹操,也愿意在死后“以妻子儿女相托”,这个人是党人领袖李膺的儿子李瓌。

获得了两个重量级人物的推介,曹操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但桥玄认为还不够,他建议曹操应当找清议界最负盛名的汝南许氏兄弟,通过“月旦评”这个平台进一步扩大知名度,桥玄为此还给许氏兄弟写了一封推荐信。此外,曹操还得到了名士何颀的高度评价。

太学期间的生活是忙碌的,时间过得很快,一晃两年过去了。举行完秋射大典,曹操这一批太学生就要毕业了。

来自赌球公司的一份账单

畅销读物



郝洪军 著
中国三峡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2009年11月掀起的足坛反赌打黑为切入点,结合作者10多年记者生涯的亲身经历,以第一手资料,对足坛诸多疑案逐一解析、再现。每篇小文独立呈现:新加坡足球联赛,中国足球集体参赌;一份长达几米的赌球账单;赵本山遭辽足勒索巨款,黯然离去……一连串的落网之鱼,交代了什么样的惊天内幕……

上期回顾

2005年10月5日,厦门蓝狮主场迎战大连万达,两者上一场交锋,蓝狮出人意料地平了万达,就在人们对这场比赛拭目以待时,厦门蓝狮出场球员的名单让人们看出了其中的猫腻。而2001年9月8日黄健翔的解说词引起了球迷的高度关注。

《辽沈晚报》根据举报人H提供的线索,迅速推出了重磅系列报道。

自2006年3月8日开始,国内媒体迅速跟进,厦门队成了众矢之的。同时,天津、上海、湖南等球队都有球员被拎出来。

举报人H约《辽沈晚报》记者前往上海取证。所谓取证,就是调出H和球员与大小庄家通过银行所做的交易明细。

去上海取证的,是记者张松。他对那件事的回忆,能让我们体味到其中的惊险与刺激。

……大约9点,飞机在上海刚一落地,此人手机一开,形势瞬间风云突变。

“你在哪儿呢?你看到《辽沈晚报》今天的足球新闻了吗?那些事儿,《辽沈晚报》的记者是怎么知道的?是你告诉他们的吗?”

我当时就在H身旁,从手机那边传来的声音是一种发颤的怒吼。

“大姐,您乱猜什么呢?我怎么会跟报纸说那些东西呢?我人在杭州,怎么会到沈阳呢?我跟你们混了这么多年了,钱没挣几个,一出事就赖我、怀疑我,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着啊?”举报人H故作冤枉地埋怨道。

这边电话刚撂下,又一个神秘电话打来:“你少忽悠我们!你真在杭州吗?杭州离上海也不远,你晚上过来一趟,坐飞机过来,老大现在就要见你!”

“大姐,是老大让我来的。我说什么你们才信啊!我确实是在杭州呢,你们干吗非认定是我说的啊!那谁……谁……谁,前段时间不跟老大也因为钱的事闹翻了吗?我跟您说,他最有可能把我们的事料出去。你们都没调查清楚,就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,我冤不冤啊!”

通话一结束,H一把拉住我:“我们赶紧走,这是他们的地盘。别看上海大,这些人厉害得很,说不定通

过什么渠道就能找到我们。他们现在还没确定是我告的密,还正疑神疑鬼呢,等一会儿他们再来电话,让我用杭州当地电话打,我就露馅了,取证难度就大了,赶紧走!”

比较好的酒店不敢住,一旦遭遇路旁打量我们的陌生眼神,便赶紧钻进小巷躲藏。赌球人H后来把我带到了上海市外环一家很小的路边宾馆,这一带房屋陈旧、垃圾遍布,下水道旁还漫出汩汩的脏水。外地人初到此处,很难相信这便是以繁华著称的大上海。

H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,让我代劳……

为了安全,我们频繁地换银行,人多、排队长的银行决不作过多逗留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银行准备打单……一张长长的银行对账单就呈现在眼前。从外表看,对账单无任何特殊之处,但细细一瞧却露出了马脚,账单的打款金额少一点的都近十万元,而且打款时间非常集中。平时几乎没多少钱打来,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,神秘资金竟如雪片般飞来。

H说他们的公司是专业的赌球公司,“就跟你们上班一样!我们每个人都有任务指标,完成任务还有提成。每年定下计划后,我们就分头行动,有时是老大亲自带队,做哪个队,搞掂哪个教练、哪个球员,采取什么方式,都是事前定好的。”

我提出一个疑问:“是不是所有球队都赌?”

H表示:“我们不是都做,而是挑重点球队做。比如,去年我们主要做一家南方球队,以这个队为突破口,再连带其他球队。今年(2006年),据我所知,他们主要做山西一家球队。”

国内很多足球比赛假得出奇,但调查起来却苦无证据。我就几场自己较为熟悉的“假球比赛”征询了这位赌球人的意见。他的回答是:“基本上都是假球!但有的不是我经手,太具体的我也

说不清。你说的几场比赛我是知道的,有一场是我们老大亲自操的盘!”

“你好,郝洪军吧?”这是我下飞机后接的第一个电话。

“刚从北京回来吧?我是你一个老朋友,前两天看了你在央视的节目……我没有恶意,你也别问我是谁,我只是想提醒你,足球的打假扫黑,你们当记者的,想说就说点大道理,别指名道姓的……这对你没好处!”

通话不到一分钟,他几乎没给我说话机会,电话就挂断了。我查看了一下号码,024-31688×××,是沈阳铁西区的。我拨了回去,却是公用电话。我问电话的主人,刚才打电话的人长什么模样,对方说,是个男的,随后不耐烦地挂了。

他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?又怎么知道我刚下飞机?我下意识地四处张望,未发现神色可疑的人。

这人到底是谁?

神秘的电话谈不上让我恐惧,但我非常好奇。我的老朋友?如果真是关心我,为什么不报姓名,堂堂正正地打电话给我?我的猜测不会有错,这位老朋友指定是足球圈里的人,并且和眼下风头正劲的足坛打假扫黑有关。

我这次回沈阳,同行的是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记者杨璐。

杨璐来沈阳,采访的对象是位于火炬大厦二楼的丽子酒吧。

一路上,我们谈的都是足球那些乱事儿。我接到这个神秘电话后,她没发现我神情的微妙变化,又重拾话题,围绕丽子酒吧聊了起来。

吕东的老婆丽子是日本人吗?他的酒吧是赌窝吗?那里常常去一些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吗?吕东和王珀认识吗?诸如此类,说实话,有些话题,我给不出确切答案。

丽子酒吧,虽然我去过几次,可大部分回忆都是模糊的。比如,我们《辽沈晚报》的办公楼离火炬大厦只有十

分钟的路程,可在我的印象中,火炬大厦已经像五里河体育场、夏宫、大馆儿(辽宁省体育馆)这些沈阳标志性建筑一样,随着所谓城市改造的鞭炮声灰飞烟灭了,位于火炬大厦二楼的丽子酒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事实上,位于沈阳市政府北侧的火炬大厦没有完全扒掉,只是它周围的裙楼消失了,火炬大厦重新粉饰后换了名字。那个辽沈球员曾经频频出入的丽子酒吧,也被改成了写字间。吕东被捕,丽子也不知去向。

我不做随队记者已有些年头,酒吧也不像去厕所那样勤快了。

在我的印象里,最后一次去丽子酒吧,应该是四年前辽宁队门将刘健生结婚时。中午吃喝完毕,黄昏时分,刘健生又拉着大家到丽子酒吧畅饮……

依稀记得,那天晚上昏暗的灯光里,除了新郎刘健生,还有唐尧东、董礼强、吕东、程强、傅博等老弟兄。当然,这里的常客中,有许多人的名字曾一度响彻中国足坛——尤可为、王鑫、陈波、姜峰、高峰、孙贤禄、张玉宁、曲圣卿、曲乐恒……

丽子酒吧,一度是辽沈足球的“第二赛场”。在这里,可以踩着啤酒箱子狂欢,比比谁的酒量大;也可以端坐在昏暗的灯光里促膝长谈,比比谁对谁的感情深。喜欢亲近球员的老板,拎着洋酒瓶子窜来窜去,比比谁的腰包鼓……对酒当歌也好,纸醉金迷也罢,丽子酒吧成了辽沈足坛的奇特风景。这一切,都得益于一个人,那就是酒吧的老板吕东。

所以,在北京飞往沈阳的飞机上,我就提醒《三联生活周刊》记者杨璐:“你要把握一点,这次足坛打假扫黑,辽宁是重灾区,许多辽宁籍足球人都涉案。你以丽子酒吧为视角写稿,角度很好;只是要记住,丽子酒吧不是魔窟,不是淫窝……吕东也不是地痞流氓,他曾经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好人……”